

# 谁是潜伏最深的神秘替身?

藏在金鱼腹里的“菊” 绞杀延安的“山羊” 渗透至中共高层的“夜鹰”



打入军统内部的**孤胆英雄** 以替身对替身的**诡谲暗战**

一对孪生兄弟，四个魅力女人，无数黑暗中潜伏的眼睛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≡ 谁是潜伏最深的神秘替身? ≡

藏在金鱼缸里的“菊” 绞杀延安的“山羊” 渗透至中共高层的“夜鹰”



打入军统内部的孤胆英雄 以替身对替身的诡谲暗战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喋血替身 1941 / 冷娃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 
2011.10

ISBN 978-7-221-09749-1

I . ①喋… II . ①冷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7427 号

## 喋血替身 1941

Diexue Tishen 1941

---

作者 冷娃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8

ISBN 978-7-221-09749-1

定价 3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  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● 上部 ●

# 替身潜伏



替身  
1941  
喋血

军统陕西省室主任高明在潜入延安时被打死，林峰借此替身高明进入军统陕西省室，肩负起清除我党叛徒吴克忍、营救地下工作者王毅、获取军统山羊计划的重任。面对与自己的长嫂同居生活的尴尬处境，面对来自军统各方的微妙质疑，林峰能应付自如、完成使命吗？

## 01 弃儿

天亮前，我被父亲遗弃在了末河南岸一片茂盛的豌豆坡地里。

我的母亲刚刚在末河北岸被追兵的近距离乱枪击中，她仰面倒下的时候，紧紧地抱着我。我从跌宕着的梦里醒来，像平时饿了的时候一样，迫切地用小手掀开了她的上衣，找到地方，贪恋地吃起了奶。

耳边激烈的枪声不会使我停止吮吸，或者恐惧到大声哭泣，对于出生在靶场后面军营里的我来说，枪声就像鸟叫一样习以为常。

我不知道母亲当时已经中弹死去，子弹从后心射入，穿透了乳房，异常血腥的奶水让我一时难以下咽。我吃了几口感觉不对劲，便放弃了，很快又摸索着找到了母亲的另一个乳房，趴在上面使劲地吮吸，以至于我父亲赶过来跪下后，不得不扔掉枪，用双手把我的小嘴使劲扳开，才使我和母亲的乳头分离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放在平时，我可没机会这么霸道。我还有个孪生的哥哥，大概让家里的保姆抱着，早就给追兵冲散了，这个时候，他不在我们身边。

在这个月光惨淡的夜晚，父亲的对手就像夏天的雷雨一样突如其来。他猝不及防，只好带着一部分亲随精锐，放弃营盘，突出重围，分路撤退，其实就是在溃逃。

他们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，撤进山高林密、地势复杂的南山。

暮月下的混战中，父亲他们涉水过了末河。爬上南岸后，他左胳膊窝夹着我，右手提着“花机关”（伯格曼 MP18 冲锋枪），带着他的落汤鸡们，从末河南岸一片豌豆坡地里亡命般地向南奔逃，虽说狼狈不堪，但仍然保持着后撤的队形。

奔跑中，父亲被一大串豌豆蔓绊倒了，我和裹在我背上母亲留下的包袱一起，像垃圾一样，被父亲脱手摔了出去。

母亲死了都不抛弃我，我父亲活着就把我扔了，所以落地后，我在豌豆地里开始大声地哭泣。

那时我才八个月大，不会说话，只好大哭几声，以示对父亲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最强烈的抗议。

我的哭声刺刀一样尖利，很快就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，使末河北岸本来已经很稀落的枪声，瞬间变得雨点一样稠密。

我仅仅大哭了几声就停了下来，豌豆地里柔软厚实的青蔓和清香的庄稼气息，让我安静和痴迷，我感觉她要比我家那温暖舒适、散发着火药味的红木大床亲切得多。

可能是因为我的哭声暴露了目标，气喘吁吁、有些恼怒的父亲没有抱起我，他在我身边跪下后，从腰间抽出一把精致锋利的短剑，插在了我的身边。这把短剑是父亲的军阀统帅送给他的私人礼物。

人生有太多的不测和无奈。这一夜，父亲彻底背叛了他的统帅。他大概觉得留着这把短剑已毫无意义，抑或是寄希望于我，自己枪林弹雨，生死难料，期望我若能活下来，将来能替他报了今夜的杀妻之仇。

天知道，这关我什么事？我还是个懵懂无知、没有思想、不会说话的孩子。

其实，当时父亲还没来得及对我说一句话，甚至没来得及用手触摸一下我小小的身体，就被他的卫兵和亲随们架着，仓皇狼狈地逃走了。

对于一帮清一色的纯爷儿们来说，抱着一个哭哭闹闹的孩子突围逃跑，那绝对就死定了。

也许这就是一个弃儿的命运，我的将门之子的的美好岁月，仅仅持续了八个月多，就这么匆匆地宣告结束。

这一夜，这一刻，在这样的乱世天下，我和我的父亲一样，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。

由于刚才被父亲脱手扔掉后摔得不轻，我有些头昏脑涨，迷迷糊糊地就想睡觉。末河的夜很黑很黑，几乎看不清天上的月亮和星星，世道或许太血腥、太残酷，眼光纯真的我不忍目睹，只好闭上了眼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一双小眼睛，柔柔的月光下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女人怀里。

当时她一边嚼着地里的豆角，一边敞开怀给我喂奶，很幸运，我们都可以活下来了。

她怀里还抱着我母亲留下来的碎花包袱和父亲那把短剑，包袱里有几件我的换洗衣服和几根金条，以及好几锭用红帖子包裹着的银元，这些可能是母亲在慌乱之中，顺手从家里裹出来的私房钱，它足以改变我和养母以后的生活，其余没有任何能证明我身份的器物。

许多年以后，父亲的那把短剑依然锋利如初，当我举起它刺向父亲的时候，父亲没有躲闪……

## 02 七里铺

我之所以对我亲生父母的最后记忆会如此细致翔实，这与我父亲的幕僚老秦后来给我的讲述有关。

他说我父亲当年的那次劫难，起因于父亲身边一个亲随的出卖。其实那个亲随就是一个军事间谍，他逐步取得父亲信任后，在父亲身边潜伏了多年，刺探到我父亲将要发动兵变，另投辛亥新军的情报后，密报给了父亲的统帅。

话说回来，作为无意为之的“生间”，父亲年轻的幕僚老秦当之无愧。

那晚，老秦开小差跑出去喝酒，他从醉酒的一名军官弟兄口中，搞到了统帅当晚要提前动手干掉我父亲的情报。

当老秦不顾个人安危，飞马回营，冲破卫兵重重阻拦，火烧火燎地闯进我父母内室，摇着我家的红木大床，把这个重要情况报告给父亲的时候，统帅的镇压大军，已从不同方向，先后扑到了父亲的兵营前哨。

父亲的兵变之事，已和他的高参军官们预案谋略了好久，行动计划早已是板上钉钉。在这风云突变的情况下，若他一声令下，行动迅速一点还能带得起半壁江山，但当时显然已经慢了一步，失去了绝佳的时机，能突围出去已属万幸。

那一夜，断后阻击的老秦腿部中弹负伤，无法逃离，没能跟上父亲溃逃的队伍，只好隐匿在了茂盛的豌豆地里。

天亮后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他就发现我的养母抱着我，她的背影闪着晨曦美妙的微光，悄然隐没在了末河下游一片白茫茫的晨雾之中。

老秦张着嘴喊不出来，因为他当时已被一队满地搜寻叛军的追兵发现，被五花大绑着，连推带拉地押送回军营。

当年我在天津上大学期间，经老秦介绍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目前他是我的上级，我们单线联系，他的具体情况只有我心里清楚，我的养母老娘并不知道。

我非常爱我的老娘，我不知道在我死后，她会不会悲痛到心碎气绝。而我活着，却再也不能发自肺腑地喊她一声“娘亲”！

还有我的恋人红梅，她几天前才从繁华的天津，赶到我所在的那个偏僻贫瘠的西北小城。我还没来得及把她领回家里，和盼着我尽快结婚好抱上孙子的老娘见上一面，更别说花前月下地浪漫一次了。

不知道我的死讯，会让还守在旅社里以泪洗面的她，做出何种选择？

其实我活着，只是必须隐去，但本质上和死了没有什么两样。

三天前，我的公开身份还是平凉小城里的教育科长，秘密身份是中统平凉情报小组组长。当然，我的真实身份只有老秦心里清楚。

现在，上面的我已经彻底死去，成了躺在棺材里的一具死尸。

此时此刻，我独自坐在延安城南七里铺一条偏僻小沟的窑洞里，眼前的小木桌上，摆满了一大摞资料档案、新旧照片和一些发黄的文件报纸等等，桌子上还有一台情报人员使用的小型录音机，一副耳机，录音机里有几段录音资料。

老秦命令我必须三天三夜之内，把面前所有的资料档案分毫不差地背下来。

我必须熟悉和模仿录音机里那人的说话声音和语气节奏、他的饮食习惯以及他掏枪抽烟的动作；还有他复杂的人生履历和机智冷酷的工作作风，甚至要效仿他对自己夫人和情人不一样的眼神，就连他一般什么时候会频繁地去上厕所，这么个芝麻大的小节，也要全部记下来付诸行动。

遗忘或者错过资料档案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，以后在工作中出了差错，我随时都有人头落地的可能。

这些个人档案之齐全详尽，在我仔细翻阅了一遍后，不禁让我感到十分吃惊。兵贵神速，短短三天之内，老秦是如何搞到这些东西的？

这是1941年秋末，延安七里铺上午的阳光，透过窑洞口窗棂上薄薄的窗纸照射进来，明亮而又温暖，可我的心却怎么也热不起来。一方面来自眼前这个特别使命的巨大压力，另一方面就是我本人的葬礼，今天在一百多里外的平凉小城如期举行。此时此刻，我何以能安坐静心？



### 03 使命召唤

现在，我心乱如麻，如坐针毡，我暂时忘却了大腿上的枪伤给我带来的一阵阵钻心的痛苦。这一枪是狠心的老秦亲手扣的扳机，对一个替身来说必不可少。

我摘下头上连接着录音机的耳机，站起来拖着瘸腿，走到紧紧关闭着的窑门跟前。从门缝里挤进来的一缕阳光，像一把锋利明亮的刀子一样，把我的身体无情地劈成了两半。

我感觉内心异常压抑，捂着胸口喘不上气来。这个时候，我的葬礼应该已经开始。今天，穿着我的衣服躺在棺材里的是我死去的孪生哥哥，也就是我即将要替身的那个人。

三天前的那个残阳如血的傍晚，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哥哥。他后心中了致命一弹，躺在一条沟壑底部狩猎人挖的窑洞之中，这个地方我认识，距延安城不到三十华里。

当时我看了几眼后感到异常吃惊，异常茫然，异常地不可思议，甚至有些目瞪口呆。

说实话，三天前的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！我真的不清楚我过去的身世。

老秦抱过窑口的一大堆麦草，把尸体覆盖起来，拉着我走到了一边。

在老秦讲到我父亲为何要把我丢在豌豆地里时，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我在心里怨恨老秦城府太深，我们认识那么多年，他为什么不早早告诉我？我的老娘也许早就从老秦那里知道了一切，她为何要隐瞒我这么久？是怕失去我吗？还是另有隐情？

老娘终身未嫁，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长大，供养我读书做人，我一直感到很迷惑，她为何不找个男人依靠？

可能和孤身的老娘一起生活久了，这种家庭环境，形成了我不同于别人的孤独隐忍的性格，同时也成就了我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人事的推断能力，即使老秦不再讲下去，我也能想象得到他接下来要说什么，他接下来要让我做什么。

当时我突然萌生出一股无名之火，抬手一把推开了老秦，跑出窑口，一

口气奔上了沟壑对面的崩梁。

不是我接受不了孛生哥哥军统特务的身份，而是我不明白，他的死亡状态，为什么和我的亲生母亲如出一辙，都是后心中枪，仰面倒下。

这，会不会也会成为我将来的命运？

这个时候，窑门外，一个哨兵走过来停在了门口，他的身体刚好堵住了从门缝里射进来的光线，我被时光之刀劈开的身体，又一下子合二为一了。

我逐渐恢复了理性思维，我明白，以前那个叫林峰的我已经死去了，眼前这扇门，不能因为个人意愿而随便打开。

我抬起沉重的双腿离开窑门，坐回到了小木桌边。

我对七里铺这条戒备森严的小沟并不陌生。两年前，作为投奔红色延安的进步青年，我和三十多位同学一起，在这里接受了中共中央社会部与世隔绝的特别培训。

这一次，打死我都不会想到，两年后，我能重新回到这里，接受新的任务。

在这里独守的几天几夜，七里铺沟上空星光璀璨的夜晚，完全属于我一个人。

就在刚才不久，老秦和中社部的二号首长刚刚离去，我做替身的事，除了他们俩，谁都不会知道。

替身潜伏，我并不害怕，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，为了信仰和使命，我早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和安危置之度外。但眼下最困惑我的是，我即将要和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女人同床共枕，更何况这个女人还是我的亲嫂子，伦理上都无法通行，这让我如何能够接受？还有，这种事，让我如何能面对我蒙在鼓里的未婚妻？

就这个几乎让我崩溃的棘手问题，我非常严肃地请示了老秦和二号首长，得到的回答是：这个女人，也就是你的“夫人”，她非常重要，你绝对不能和她搞僵关系。她的父亲是老蒋嫡系里红得发紫的悍将，你的任务第一，其他我们不会干涉。记住，没人会帮你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，用你的策略和智慧自行解决吧！

我嘿嘿地苦笑了一声，对着老秦无奈地点了点头，算是服从命令。我知道，我的笑，其实比哭还难看。

替身潜伏这场戏，无论谁接上，一开始都会头重脚轻，站立不稳。

短期“因间”替身，尽可以去瞒天过海杀破狼；长期“死间”潜伏，必须老老实实地做回角色本人，就像二号首长临走时嘱咐我的那样：从走出这孔窑洞开始，除了使命，你务必要做到彻底忘掉自己曾经是谁！

可能由于我心情起伏不定的原因，以上的叙述过程，在时间概念上跳跃太大，显得有些逻辑混乱，重心不稳，请谅解。林峰必须死去，那些过去很久的陈年旧事，我也必须提前说出，这对我下面的叙述至关重要。

言归正传，长话短说，我们还是从三天前的那天早晨开始。

## 04 相见时难

那天早上，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务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顾不上端起办公室科员蓝小姐刚刚送过来的早茶，就转身推开了身后的窗户。

蓝小姐是蓝县长的千金，名叫金枝，她还有个比她几岁的姐姐叫玉叶，早已嫁为人妇。金枝长得虽算不上倾国倾城，但也天生丽质，丰腴迷人，是个让男人一见就眼馋的姑娘。

金枝小姐对我情有独钟，县府大院里无人不知，平凉街上无人不晓，但我总是逢场作戏，不解风情，我的这个态度，搞得蓝县长在人面前很没面子。

不管怎样，他女儿金枝在省城西安读过几年洋学堂，按说配我一个教育科长应该是门当户对，不成什么大问题。可快两年了，我总是油盐不进，所以蓝县长每次碰见我，老远就低头绕着侧门走。

有一次我内急出恭，情急之下，顺脚闪身进了蓝县长办公室旁边的厕所，没想到冤家路窄，刚好和蓝县长碰了个正着，进去时他正在提裤子，而我已经解开了裤带，想退出去已来不及了。

蓝县长一见是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闭上了失望的眼睛。我连忙让到一边，他捋了捋中山装的衣襟，手背在屁股后面，昂首向外走去，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过几年就要三十的人了，娃娃最要紧，前程是个屁！甭让人茅房里说咱根根有问题！”

听完此话，我一下子傻了眼，还没脱裤子就蹲在了茅坑上。蓝县长是个读书之人，不把我当自己人，这么粗的话他绝对不会开口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啊！

我知道蓝县长说的“根根”是什么，他的言外之意是说，我林峰做不做他的乘龙快婿无关紧要，他是在提醒我，县府里的人，都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议论我的个人生理有毛病。

人言可畏，这事有点麻烦。也难怪，像我这个年龄，基本上别人的娃娃都完小毕业了，我还是光杆司令一个。我老娘为抱孙子的事，这几年愁得头发都白光了。

窗外的阳光温暖灿烂，秋叶茂盛的槐树枝上，突然落下来两支长尾的麻喜鹊，它们若即若离，唧唧喳喳，旁若无人地窃窃私语。

今天，我的心情明亮而又美好，没有人知道，昨天下午，我的恋人红梅已从天津抵达平凉，住在城西的鸿福旅馆里。

昨晚我们匆匆地见过一面，因为我有点撒不开手的事，不得不提前离开，说好今天无论如何，我得过去接她回家。

老娘知道后，高兴得睡不着觉，半夜起来，叫起家里的厨娘，把后院鸡舍唯一的一只打鸣的老公鸡都给杀了。

我关上窗户，抬腕看了看表，十点差一刻，工作上不会有什么事，得马上去旅馆接红梅，估计老娘在家都等急了。

我转身正要离开，蓝小姐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溜了进来，已经站在了我面前。

我略显惊讶之色，不由自主地靠向了身后的窗台。方才想起红梅，我的确有点失神。蓝小姐扑上来，毫无顾忌地搂住了我的脖子。

“林科长望鹄思情，心境渐远，是在想谁呢？如此痴迷！”

“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，鬼一样的，进来也不打声招呼！门也不关好！”我身子一晃，想摆脱掉蓝小姐，但她搂得很死，热身子扛得我挪不动脚步。

“怕什么怕，疑神疑鬼的，咱又不是在偷情，名正言顺，谁爱看不看！”蓝小姐踮起脚尖，在我的下巴上飞快地吻了一下。

“不对吧，林峰，又不是去相亲，胡子刮得这么干净！晚上陪我去中山桥剧场，咱们去看秦腔《苏武牧羊》，你最喜欢的戏！”蓝小姐撒着娇，摇着我的肩膀恳求。

我一脸的漠然，拉下她扣在我脖子上的胳膊，使劲地把她推到了办公桌边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最近时局不稳，里里外外事情一大摊，我哪有心情看戏呀？”

蓝小姐没想到我拒绝得这么快，气得酥胸起伏，粉脸骤变，噘着嘴唇撅起了嘴巴。一起去看《苏武牧羊》，是我以前曾经答应过她的。

“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我父亲已经托好了人，明天就去你家见老太太，说咱们的事情。我蓝金枝算不上优秀，但绝对出色，你还磨蹭什么？怎么，移情别恋了吗？我了解你，有贼心没贼胆，你领来让我看看啊！告诉你，你是我的，她谁也别想！哼！”

蓝小姐河东狮吼，怒目圆睁，一派新女性的冲动自信。

我一听这下可要乱套了，今天红梅回家，明天蓝小姐的人进门说事，这种事，总是不偏不斜地赶趟儿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

金枝和我的事，不是我没有拒绝过，而是她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方子我都使尽了，她实在是软硬不吃！

没办法，平时招呼使唤人家的时候多，难免说些好话，眼下红梅真的来了，今天快刀斩乱麻，我非把话给她挑明了不可。

“金枝，我们不可能的，真的，我……”我刚要开口解释，科里的田秘书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急乎乎地推门闯了进来。

蓝小姐一看田秘书脸色，抬脚就走，走到门口，又扭过娇躯，亲热地说：“林峰，晚上我等你，《苏武牧羊》，不见不散！”

蓝小姐顺手关上了门，田秘书这才收回目光，转过头来，把手中的文件放在了桌子上。

## 05 节外生枝

“事情很严重，处长很生气，好事都让军统平凉站的人占了先，凭什么？他们的草台班子才搭了几天？”

田秘书一屁股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，满脸不服气。我们的话，只有关上门才能说，这也是蓝县长不敢把我怎么样的特殊原因。

“呵呵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跑得快，死得快。他们的具体部署搞清楚了没有？我们得对症下药，岂能落在后头？”

“已经搞到手了，处长神速啊，密件刚刚送过来，看看，都在上面了。他让你立刻召集平凉小组的所有人员，下午就开会，布置安排一下对策，看来咱们以前的老方案要重新做调整。”田秘书把文件夹推到了我面前，我扫了一眼，没有伸手去拿。

“恐怕来不及了，明天吧，路不好走啊，最远的点现在派人去通知，就是骑马，天黑才能赶到地方。”

我端起杯子，抿了一口蓝小姐沏好的茶，可惜已经很凉了。其实，这时候我心里十分纠结，如果今天就开会，接不成红梅且罢，要把这封密件及时安全地送出去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
“科长尽管放心，上午你好好休息一下，早上我已经派老三快马加鞭，提前出发通知去了，最晚下午三四点，咱们的人基本都能赶到。呵呵，就是处长不发话，我也知道科长你不甘落后啊！”

田秘书突然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恨不得立刻掏出枪毙了他。但我没动声色，我慢慢地拉开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盒东北人参，推到了田秘书跟前。我知道他虽然有些好色，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孝子。

“是吗，老二，你不愧是我的手足兄弟，周到！周到啊！哈哈！有你在身边操心，我轻松多了。哦，这个你拿上，最近忙，好久没去看他老人家了。”

“科长！科长！你，你还是留着给咱家大娘吧！”田秘书顺手把人参盒推了过来，我又很坚决地推了过去。

“自家兄弟，一点孝心，客气什么？收下，收下！”

“那好，兄弟我就不客气啦，哈哈，你先歇着，有事招呼我，天气不好，我不准备出去了！”

田秘书不合调的殷勤，使我一下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桌上的这封密件，老秦已等了好多天，陇东边区这边最近出了好几处事，基本上都是军统的耳目和被策反的叛徒惹下的祸，老秦那边损失比较严重。

如果我现在借故出去，必然会引起田秘书的怀疑，再说，这田秘书一向眼贼，对我如影随形一般，要想干干净净平安无事，最好今天不要出去。

但事情紧急啊，桌上的东西，老秦早一步拿到手里，就能早一步减少危险和损失。我必须想办法在开会之前，把这些文件安全地送到交通站。

怎么办？我又不能出去，平凉小组的集体会议，一年半载也开不了两回，一般会折腾到半夜三更。

我站起来，翻开密件很快地扫了几眼，转身靠近窗户去拉窗帘，看见外面的天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了，树枝上的喜鹊也不见了踪影。

我坐下来很快地复抄好密件，离开办公桌，打开了办公室的门，朝对面田秘书的办公室喊道：“田秘书，田秘书，你过来一下！”其实田秘书从我

办公室出去，还不到一根烟工夫。

“怎么了，科长？有什么急事吗？哈哈，我屁股还没坐稳呢！”

“你本来就是猴屁股，什么时候坐稳过！哈哈！”我把田秘书让进去，一边笑，一边顺手关上了门。

“哦，这个我刚刚看了几眼，戴笠这是新瓶装旧酒，没什么新意，手段是狠了些，烧起来也就三把火，呵呵！密件还是放在你那里吧，昨晚老娘失眠，我折腾了一宿，你操心着，让我好好睡睡，快困死我了！”我起手做了个扩胸的动作，张口打起了哈欠。

“这，这，她，她在我办公室嗑瓜子呢！”田秘书知道我最不放心的是谁，指着门外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这女娃很难缠，你知道，我对她根本就不感兴趣。老二呀，拜托了，求你了，你无论如何得给我拖住她呀，用什么办法都行，千万别让她进来。上午饭我不想吃，下午晚上要开会，咱们的事想起来就头大，你让我安安静静睡个回笼觉好吗？”

“此话当真？科长没开玩笑吧！嘿嘿！”田秘书接过文件夹，似信非信，我知道他一直眼馋蓝金枝，早就手痒痒了。

“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忘了给你说了。昨天，我以前在天津的女友来平凉了，这次她是专程找我来的。昨晚上，老娘高兴得折腾了一晚，把后院的那只老公鸡都杀啦。唉！搞得我一夜未眠啊。”

“啊！早就风传你心有所属，原来如此啊！哈哈，重色轻友，见色忘义，隐瞒军情，该罚，该罚呀！哈哈！聚贤楼，明天你得请我喝酒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喝酒少不了！那要看你能不能把她给我搞定，哈哈！”我拍着田秘书的肩膀，把他推出了办公室。

我太了解他了，知道接下来他会做些什么。蓝金枝虽然表面火辣，但很正派，骨子里不乏淑女风范。他不管说什么，蓝金枝都不会相信他的话，眼馋了想动手，等于掂不来轻重自己找抽。

## 06 真假难辨

我点起一根烟，横躺到办公室宽大的沙发上，抱着头开始了苦思冥想，如果我不出去，下午三点以前，怎么把密件安全地送出去才不会使田秘书有

所觉察？

交通站远在北城外一处隐秘之地，几乎每次都是我亲自过去，而且七绕八拐，瞒天过海，没出过什么岔子。眼下形势千变万化，说不定军统也盯上了那块地盘，要是找个相熟的人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夹带过去，不一定能看清那边的暗示。这封情报事关重大，这样铤而走险的事，无论如何不能托人去做。

事实上，国共合作这些年，陇东地面靠近边区，明争暗斗的事有一些，但基本上还算太平。但自今年初皖南事变后就不一样了，老蒋翻脸，形势急转直下，真正的较量可以说刚刚开始。

我很快否定了直接接触交通站的方案。那怎么办？

老秦以前倒是交代过，要是事情实在十万火急，在我无法脱身的情况下，可在我二楼的办公室外墙窗口，晾晒一双黑皮鞋。

教育科这栋三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刚好毗邻后街，虽然距离有些远，但街上过往的行人和对面的门店，勉强可以看见我二楼的窗口。

但老秦很快告诉我，你周围情况复杂，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危险，极易被外人觉察后捷足先登，事情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，千万不要启用。

我连忙问老秦：“我楼下是一条青蔓覆盖的回廊，通往县府大院的食堂，不到冬季，一般底下人不会发现我上面的窗台，但时常有人过往，问题是，我们的人如何拿走皮鞋？”

“呵呵，这的确是个大麻烦，不过你放心，反正不会直接用竹竿去挑。”

老秦的回答轻描淡写，模棱两可，让我一头雾水。当然，组织有纪律，行动有规则，该知道的必须清楚，不该知道的不能问，这就是秘密工作的特性。

我从沙发上爬起来，走到窗口，拉开窗帘，站在窗前向外望去，外面天色苍黄，北风劲吹，刮得窗前的树冠摇摆不定。站在我这个角度，对面后街上“王二杂货店”和“林家当铺”掩映在树丛的罅隙之中，视线很是模糊，只有“李四羊肉面馆”的前门，透过槐树的V字分杈，看得比较清楚。

此时，李四站在门口，端着一壶茶，一边招揽进门的顾客，一边不经意地朝我这边仰头张望。

“李四羊肉面馆”是我和田秘书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李老板人缘不错，和田秘书有多年的交情，我和他也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寒暄几句。田秘书就不一样了，他是本地人，隔三岔五，总是从李老板那里带些煮好的羊蹄羊血之类，



提回家孝敬老父。

好像蓝金枝也不少过去，她对羊脂情有独钟，说是羊脂可以美容，怪不得蓝小姐有羊脂玉一样的皮肤。

我窗口的西北方向斜对面，正好是县部蓝县长的办公室。他是个喜光的人，很少拉上窗帘，只要他在，我时常可以透过窗户，看见他在办公室里漫步的身影。大概是很讨厌我的缘故，他很少朝我这边投来目光。

蓝县长的窗台上有几盆花花草草，老远看过去长得很茂盛，一般都是他的秘书老贾浇水伺候，蓝县长平时看都不看一眼。

我正要收回目光，发现蓝县长急匆匆地进入了办公室，他把手中的一叠什么文件资料往桌上一撂，解开中山装的风纪扣，走到窗口，一把拉开了窗户。不知道他是想透透气还是抬头看见了我，很快地就转身离开，好像是走出了办公室。

我摇了摇头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蓝县长关注窗外的风景，但为什么就只有短短的一瞬，是因为我的存在吗？

不久，蓝县长的秘书老贾提着一只浇花的洒壶，走到了窗台，他先抬头朝我这个方向看了几眼，然后很快地低下头，开始慢慢地浇花。

老贾曾是军统的人，这个我是很清楚的。西安事变后，西北区的军统组织一度瘫痪，他一直在县长身边就职。平时我对他还是存有戒心的，但遗憾的是，今天我在军统平凉站另搭的班子上，看到县府内确有一人赫然在目，此人并非贾秘书。

此刻，我看到老贾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还是心有余悸，拿不定主意。

剩下离我窗口最近的一个角度，就是后院仓库的大门了，那里是县部存放办公用品和应急战略物资的地方，平时由县警局派两个警察轮流值守，人员不定，但从不离岗。

此刻，那两个值守的警察，正躲在库房背风的角落里抽烟闲聊，很久以来，我还没看见过他们真正地站到门口守卫。

我低头看了看手表，快到午饭时间了，回廊下已响起了零乱的脚步声。

怎么办？从窗口这里，望出去的眼线这么复杂，情势一点也不明确，老秦的人会及时看到皮鞋吗？即使看到，会是敌还是友？

看来别无选择，我准备采用这个应急方案，不管会出现怎样的变故，在我开会离开办公室之前，皮鞋会在我的视线之中，或许，我能亲眼看到它的去路。